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卢森堡共产党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
荷兰共产党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

世界知识出版社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盧森堡共产党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
荷兰共产党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2年·北京

·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
盧森堡共产党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
荷兰共产党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50 元

1962年5月第一版 1962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4 ½ · 字数 102,000

統一书号 3003·610 乙(3)

目 录

卢森堡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1960年12月24日—25日)

卢森堡共产党总书记多·欧班尼同志在卢共第十六次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
加强党	执行委员会委员 阿·烏薩尔丁格 34

荷兰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

(1961年5月20日—22日)

討論提纲	50
荷兰共产党总书记保罗·格魯特在荷兰共产党第二十次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78
党的組織工作报告	书记处书记 胡克斯特拉 123
党的議會工作报告	副总书记 伏尔海 125
決議	127
呼吁书	131
閉幕詞	总书记 格魯特 136
中央领导机构成員名单	139

卢森堡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1960年12月24日—25日)

卢森堡共产党总书记多·欧班尼同志 在卢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自从我们党在路馬令根举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去两年了。当时我們正处在政府危机之中。天主教社会党的头子們跟他們的社会党伙伴决裂了。这场戏，由于安东·克利尔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的”伎俩和交通大臣波特逊的慣用的借口，对他們来说，演得很轻松。安东·克利尔的伎俩实际上是针对社会党的大臣們的。

議会的改选定于二月一日举行。在这种情况下，在人民面前清算一下天主教党人和工人党多年来的联合政策，是我們代表大会的任务，說得确切一点，这是七年来工人党对于它的伙伴天主教党的命令的屈服。对工人来说，首先是破坏了真正的社会改革；对全体人民来说，是軍費負担不断增加和規定服役一年的兵役法，是使我国参与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冒险性軍事政策。代表大会进一步討論和制定了我党的竞选綱領。

其中，我們党要求工人在工业景气带来的巨大利潤中分得一份。这些利潤，由于一些社会党領導人的合謀，可以說是点滴不剩地都流进了或正在流进大钢铁企业公司的錢柜里。我們要

求提高所有的工資，使其适应物价的上涨，适应工人已经提高的劳动效率和适应資本的利潤。我們要求大大增加社会保險金。我們要求有效地保证青少年和妇女的权利和工資。我們要求采取反对涨价、反对捐稅欺騙的措施，采取保护儲蓄和反对貨幣暗中贬值的措施，等等。

在人民面前，我們党是发展我国民主的捍卫者。

首先，党主张裁減軍隊、減輕軍事負担和軍事义务，主张从危险的、費用浩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条約的义务中摆脱出来，主张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总之，拥护与所有各国人民之間的和平、友好和諒解的政策。

在路馬令根代表大会上制定的这个綱領在我国广大阶层中，首先是工人中得到了响应。我們党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勇敢地执行着这个綱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选举的結果是众所周知的。

一直在推行反社会、反民主和反民族的冷战政策，并使其与疯狂的反共煽动联系在一起的禍首——天主教党人不得不遭到严重的失敗。他們一下子就丢失了五个席位。这个党的許多拥护者都跑到肖先生^①的“民主集团”里去了，在那里，进一步的失望在等待着他們。因为这些人像过去社会党人那样都是忠实地跟在天主教党人的屁股后面跑的。

工人党遭受的損失不大，它在北部重新得到了在这里丢掉的席位。这是由于我們党了解到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力量反对反动派的必要性。当时，我們放弃了在东部和北部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这是可能的，因为在許多思想进步、头

^① 指卢森堡爱国民主集团党的領袖尤金·肖 (Eugène Schaus)。

腦清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家中，存在着諒解和謀求統一的思想。

我們党在这次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虽还不够增加一个議席，但选票的数目却有显著的增加。我国的选举法有其反动的特点。如果按照选票数公平地、按比例地分配席位，我們应当在議院里不取得五席至少也应取得四席。

1959年2月1日的选举，我們党取得了伟大的、无可爭辯的成就。这一点甚至資產階級政党也不能否认。尽管有疯狂的反共煽动，仍然有一万三千个选民拥护我們的党。

从那时以来，差不多过去两年了。在这期間世界上发生了某些不利于帝国主义者及其在我国的走狗的变化。

苏联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着。苏联已经开始在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今天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集团中以他們的所謂西方文明自吹自擂的某些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用不了多久，尽管克利尔先生有他的重法郎，我們也将在卢森堡获得胜利。

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里，在这些方面也有同样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日益显示出明确的优越性，而且是在一切方面。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陣营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强大力量。它越来越明显地，以其所取得的愈来愈大的成就，决定着世界的命运。这是当前形势中的一个新事实。

与包括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陣营强大发展的同时，不久前还处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亚洲、非洲，甚至美洲的各个国家中，爭取自由的斗争也正在进行。这个斗争是同社会主

义陣营的蓬勃发展相并行，并同它紧密联系的，因为社会主义陣营的发展給这个斗争以有力的推动和鼓舞。亚洲的大国，像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已经或多或少地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統治，并且执行着有利于自己民族的中立政策。今天，人們能够成打地来計算已经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了。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那里还要抓住每根竿子和干草死不肯放。他們在刚果和阿尔及利亚策划和组织挑衅和罪恶活动，他們拚命地寻求殖民主义的新形式，以期达到继续掠夺当地人民的目的。但是，他們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帝国主义者的弱点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离美国海岸只有三百公里，就在美国眼皮底下的古巴，人民赶走了美国帝国主义，已经获得解放。

我們也知道，甚至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对于政府的反动战争計劃的反抗是怎样增长着，它是怎样地束縛住这些国家的政治首脑的手脚。

当然，我們一刻都不应该忘記，帝国主义豺狼虽然脫了毛，也失去了一些牙齿和障地，但是它的嗜杀本性并没有改变。垄断資本、帝国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继续在活动、在侵略、在仇視一切。假使他們肯告老退休，那对各国人民和和平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他們絲毫沒有这种打算。

他們也不想放弃确保他們的利潤的手段——战争。去年，他們派遣挑衅性間諜飞机飞越苏联領空，又破坏巴黎首脑會議，就证实了这一点；今天，他們在刚果、老撾和其它地方进行侵略性干涉，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屠杀，在联合国，在苏联代表面前表現得厚顏无耻，到处进行軍事威胁，特别是扩軍备战，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防止他們在实行自己的計劃方面的目

益无能。看来連崇拜帝国主义万能的一些卢森堡人也认识到这一点。最近一个时期他們的臉色十分难看，他們的反共主义困难重重。

尽管如此，我国的反动派及垄断資本的走狗們手中还有着各种王牌。在世界事件的大海中，我国暂时还象一个海島一样，似乎还没有受到狂风暴雨的襲击。甚至我們“比荷卢经济联盟”中的比利时干涉刚果一事，尽管我們在经济上同比利时有联系，但在我国沒有引起多大的波动。

在我們这里的大工业中仍然是一派繁荣气象。垄断資本——錢袋的主人——的势力似乎毫不动摇地屹立在这里。

他們继续从我們的工人身上榨取巨額利潤，这些利潤并不归卢森堡或卢森堡人民所有。只有工人們流的汗是卢森堡的，而錢却落到外国人手里。

我国的冶金工业生产，在最近几年中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今年达到了最高水平，钢产量可能超过四百万吨。我們想一想，据官方宣布，最近钢的价格提高了8%，从而可以算出，这对大股份公司，如对天主教党人貝克先生当权的法比卢联合钢铁公司和天主教党議會党团領袖董尼·皮菲尔当权的阿基尔公司，对天主教党人辽斯先生参与的罗丹冶矿业和冶金公司的那班老板們有多么惊人的好处。

如果用水桶盛水浇这些大工业的老板和外国銀行的話，那么，也可能有几滴水落到国内商业和中小型生产上面。但是，景气在那里的影响很小，而且情况也不相同。

景气当然也对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水平有些影响。几年以来，在我們的工业中，已经有了社会党工会理論家所称道的“充分就业”。据官方宣称，我們这里和其他各国不同，不存在失业現象。我国工人的工資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成比例（十年內生产率

几乎提高了一倍)，同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也不成比例。尽管工人的工資是按指数发的，（这是工人斗争的成果）但工資仍然沒有同物价齐头并进。大家知道，指数是被操纵着的，它只是不完全地反映出价格的增长。实际上，自大战以来，記时工資的实际价值，对大多数工人来說，虽然緩慢但却是经常下降的。

但由于景气而“人人有工作”的这一事实，以及四十八小时和四十四小时工作周的制度实际上已被破坏，加班加点和星期日加班已在很多企业 and 部門中成了常規，加之部分工人下班后找額外工作的門路等等事实带来了一种后果，使人觉得工人收入的某种稳定性是有保障的。这就使得工人階級和在“充分就业”中获得一点好处的中等阶层对于資本主义的本性抱有幻想。

对資本主义的“永恒性”和“好的一面”存在的幻想，受到社会党和天主教工会的領袖，当然还受到資產階級报纸和“日报”^①的鼓舞。他們声称，卢森堡是欧洲工資最高的国家，我們只要把工資在法律上固定下来，一切就都如意了。說什么，資本主义会自发地走向社会資本主义，即人民資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資本家和工人都过得很好，罢工和行动是多余的和有害的。

工人党提出了一个新的綱領来适应这种情况。它宣称卡尔·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并且一本正经地向我們保证，說什么資本主义完全能够长入社会主义，如果工人在选举时老老实实地投克利尔和波特逊的票就更是如此。

这种理論和幻想对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人起着麻痹作用。

毫无疑问，去年这种理論和幻想的确使克利尔和索克美易于阻碍矿山和冶金工人爭取正常地改定工資的斗争，并以可笑

① 右翼社会党报纸。——譯者

的重法郎来搪塞工人。在社会保险金領取者爭取第十三个月的保险金时，毫无疑问，这种理論和幻想也使这班人易于阻止工会参加这一斗争。

对景气抱有这种幻想，在我国并不是第一次。1927和1928年也有过这种情况。当时，克利尔和福尔曼这一派人，醉心于美国的百万富翁福特，并为法比卢联合钢铁公司经理曼利斯建立了纪念碑。幻想存在的期間不长。不久，事实表明，工人从所謂进步的、社会性的资本主义得到的是什么。今天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这种改良主义幻想是天主教党和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工人党的宣传員灌輸給工人的。但是抱这种幻想的工人今天远沒有过去多。这表现在去年大工业的公民投票中，有九千二百多名冶金和矿山工人(占多数)接受了我們的口号——用反对票来回答克利尔的投降。

反对社会党人和天主教社会党人的人民资本主义理論的斗争，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是我們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大垄断資本在我国的統治，由于在重工业中的长期景气，使某些卢森堡人认为是既成事实，认为这种有利的状况是不可改变的。这是在落后的人民群众中的錯誤观点。欧洲政党的反动政客們尽管碰到很多的反抗，碰到日益增长的反抗，还是要尽量利用这些錯誤观点，把欧洲煤钢联营、共同市場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强加到人民头上。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尽管存在着好景气，在我国的经济結構方面，仍表现出明显的裂痕。今天我們可以肯定，我国人民的广大阶层对于今后各种条件的发展的敏感、不安和怀疑，正在显著地表现出来，并且正在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的情况就緩慢而又不断地趋于恶化，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小农，但是中农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害。这

里有許多原因。农产品的价格固定不变，而这还是政府出資扶助的結果，目前政府補助資金每年达四亿多法郎。但是农民必須購買的其他商品的价格，正如你們所知，在这一时期中，日益上涨。不仅如此，銷售农产品得花費越来越多的雜費，如出口費、貯藏費、这种或那种补偿費等等。情况日益表明，在各种情况的压力下，特别是迫于农业劳动力的缺乏，已经傾注的并且今后还要继续投下的扩大农場机器設備的大量投資是无利可图的，对中小型农場來說，更是如此。这种经济負擔只有富农才承担得起。結果便是中小农的实际收入减少。所以农民的命运也同工人一样。

結果是农民階級发生了分化，对于这种分化，統治階級非但不加阻止，反而在“家庭经营”的口号下予以促进和表示欢迎。中农历尽艰辛和苦恼，遭受許多牺牲，还勉强过得下去，而小农則很快就消失了。

每年，平均有三百多农户破产。农户的数目从战前的一万五千戶减少到不足九千戶。我們不很注意这种发展，因为被排挤出农业的农民以及他們的儿子們或多或少地已经在工业中或者小商店里找到了工作。在那些地方給工人階級提出了新的問題。

危机的現象在中小型工业方面和商业方面也表現得日益明显。

維尔茲“理想”皮革厂尽管得到前政府的全力資助，仍然不得不宣布停业。拥有好几个矿和一个石灰厂的貝倫斯已经破产。两星期前，这个工厂登报拍賣。据說，損失儲金一千二百万和社会保險費一亿。

政府宣称，由于种种社会原因試圖制止这种发展，其办法是对于建立新工业給予优待(減低稅額)。所以，在維尔茲要建立

一家橡胶液浸制地毯工厂。特别是工人阶级有各种理由对这一点表示怀疑。不仅外国资本也日益渗入我们的中小型生产，不仅所有被解雇的工人还远远没有就业，而且外国资本家还带来了普鲁士人和美国人的剥削办法，如同在古德伊公司中所施行的那样。如果我们工人从一开始不来自卫，即使他们象维尔兹制革厂工人那样，到那时不很计较工资条件和劳动条件，他们也将吓得目瞪口呆。

在贸易上出现了一种改变，有外国公司参与的大商店常常变成了外国公司的匿名支店，而支付制度则改为分期付款。中产阶级多么感到不安，粮商、房主和商人的处境多么受到威胁，可以从他们的组织向政府和议会提出的多次请愿和要求中得到说明。他们强烈要求大大降低捐税，减少社会负担，保护他们不受竞争影响，贷款扩大他们的业务和企业。

事实就是这样：在景气中，我国经济结构越来越发生动摇，我国中产阶层日益受到威胁。我们不应被商店豪华的橱窗和门面所迷惑。因为这一切都是迫于尖锐的竞争而造成的，并且正在耗尽潜力。大家都知道，分期付款制度是不能解决困难的，仅仅是拖延困难而已。

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府，即使他们想认真去做，也都难于，或者说，不可能对这种发展采取有效的措施。我国由于他们的过失而陷于欧洲煤钢联营、比荷卢经济联盟和共同市场这些所谓欧洲政治的机构之中。出自这些组织，而且在契约上我们有义务遵守的规定和指示，都是牺牲所谓“附属企业”（这表明多么不重视其他的生产）而只对大工业有利的。例如只对煤、钢和铁实行运输缩减，由此引起的铁路方面的损失则必须由我国花钱来弥补，或用裁减铁路工人的办法来弥补。

政府大谈有利于国家的投资，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准备使用

更多的資金和稅款。

实际上，政府走的是各國大資本家的政黨所走的道路。國家的貨幣儲備直接由大資本來支配。在我們這兒也已經開始了。近幾年來，用減輕捐稅的辦法送給了大工業幾億法郎。這是不足為奇的。我國執政黨天主教黨的領導人，如貝克、董尼·皮菲爾和其他一些人，都盤踞在大公司的管理委員會里，或者在其他方面分享利潤。

過去受社會黨、近兩年來受自由黨支持的我國政府，這幾年來，在築路和公共建築方面，投下了許多資金。表面上是為了使經濟生活保持很高的水平，是克服危機的好辦法。實際上，修築公路是為了軍事上的目的，有一部分是直接執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指示的。許多公共大建築物——你們在盧森堡城可以瞻仰到——被歐洲煤鋼聯營壟占着。但是，學校和醫院仍然不夠。建造兵營的十億法郎投資，除了給一些企業主和地產主帶來利益以外，盧森堡人毫無所得。我們可以肯定，建築赫沙的特型打靶場到目前為止已經花了六千萬，而對於促進我國的生產毫無好處。

總之，我們處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政策的控制下。以信貸和津貼扶助中等階層、農民、領取社會保險金者和其他階層的金錢，正在被軍事和軍備所吞食。

我國政府的投資政策也有其特點。它是完全按照壟斷資本的指示去做的，大家都知道，這些資本不是盧森堡的，而是同摩塞耳河那邊^①和美國的帝國主義大資本有緊密聯系的。其結果只能給我國人民帶來災難。

此外，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到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危機

① 指西德。——譯者

性发展的影响。你们知道，美元已处于不稳定状态，一般地说，这是美帝国主义削弱的一个标志。因此，我们的货币所遭受的危险也正在增长。目前，比利时反动派，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企图给本国人民增加新的负担，以弥补以前垄断资本从刚果攫取的超额利润的损失。比利时政府的这种措施当然对我们也有影响。很明显，我们在比荷卢经济联盟中扮演着受鞭打的蠢驴的角色。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多么心甘情愿地听从布鲁塞尔的指示。

总之，尽管表面上垄断资本在我们这里进行着肆无忌惮的统治，尽管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在资产阶级政党内和在某种程度上在工人党内占统治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他们一直向人民、特别是向工人阶级宣传的社会和平的前景正在恶化。尽管国内对垄断资本政策的反抗显得模糊和充满矛盾，但这种反抗却正缓慢地增长着。

各阶层劳动人民结成反对大资本、反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联盟的条件，正在成熟。

世界事件、我们国内各种情况的发展和在这基础上我们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使许多卢森堡人的头脑中存在着某些偏见和错误认识开始消除。许多人对美帝国主义和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的迷信已经破灭。

首先，反共主义——各式各样的反动分子到目前为止在人民中进行军事煽动、使得人民放弃他们的要求和权利的重要武器，如今失去了作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这些国家在各方面中的成就，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削弱，还有卢森堡共产党人为我国人民的利益和未来所进行的斗争——这一切都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尽管费施巴赫和福尔曼硬说苏联将会发动战争，或者说共产党人利用人民的痛苦来投机，但相信他们

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国的天主教社会党的头子們（遺憾的是还有某些社会党人），他們竭尽全力来继续进行冷战。但是，这种事情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垄断資本和梵蒂岡的要人——魏納先生，不邀請共产党人参加报刊會議，并且在議會中仍然不让共产党人参加軍事委员会。但是《新聞报》中有一位編輯已经鼓起勇气要求允許共产党报刊参加报刊會議。現在已经有許多人同他的想法一样。

在爭取第十三个月的社会保险金的运动中，我們共产党人在各种會議上，得到了天主教党和社会党許多工人和干部的拥护和公开同情。在前几个星期的“残废軍人”和“强征入伍者”的會議上，共产党代表的农会受到极大的欢迎。我們要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批人是被人煽惑相当反对我們的。而你們也知道，与其他党派之間的抵触关系有了怎样的改善，电影“夜与霧”的結果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一方面，迪弗丁根区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合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我国第三大区建立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的陪审委员会，是我們党的一个巨大成就。当时，工人党中的反动派和反共的煽动者，百般阻挠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合作。克利尔和波特逊亲自前往迪弗丁根，向他們的社会党朋友施加压力。目前，这些人还想搞垮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陪审委员会。內务大臣格列哥阿企图使用的是行政方面的阴谋，他在迪弗丁根的噍囉企图使用的是挑衅和煽动。

反动派清楚地知道，在迪弗丁根与社会党人的合作对于反动派针对我們而建立起来，并且企图继续維持下去的反共壁垒打开了一个巨大缺口。迪弗丁根的例子是一种考验，对于今后也无疑地是一种教訓。迪弗丁根的例子向我們表明，在工人党

中有一些人，尽管他們还有保留，但他們不怕同共产党人合作，不反对团结，反而拥护两个工人政党团结一致。

我們不应低估这种发展。我們的眼光必須看得远些，不要光看到福班教堂的尖塔。我們必須尽力加强迪弗丁根的合作，消除一切不必要的顾虑，充分利用这一合作在社会党朋友中建立更好的关系，并同全国要求统一的社会党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与此同时，我們有必要具体地研究其他各政党的情况和发展并作出正确的估计。

一切死板公式在这里是不适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同公式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简单地肯定天主教社会党的垄断资本家、自由党的傀儡政客和社会党人都是大资本的代理人，唯有我們共产党人是好人，那是件容易事。这种判断和观点是——請允許我这样说——“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其实是错误的。

国内对垄断资本政策和軍国主义的反抗，在各政党之間进行得并不象某些同志所想象的那样激烈。

我們必須明了，这种反抗日益通过其他政党及其組織，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的确，在其他三个政党中有所謂“欧洲人”，有坚决反共的分子，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冷战的鼓吹者以及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死心塌地的代理人。

在匈牙利事件的当时，他們曾糾合在一起反对我們，一部分人甚至参加了非法的委员会，这个組織按照外国来的指示在当时組織了騷乱。这些集团目前仍掌握着这些党的领导权，并控制着报刊，这同样也是事实。

但是还有另一种事实，那就是，在这些党的内部和周围，甚至在他們的干部和代表之中，有着一些并不是蛮横无理的人，他